

敦委員會之英代表亦已用其程序戲法表明對於法西斯蒂侵略者之退讓政策，則意德議定書之爲爭奪在西班牙之支配勢力之直接反映，已完全明白。吾人可同意英法報界之論調，認意德合作之基礎，實至不鞏固，然事實則終於存在也。

### 魯迅逝世

中國近代的新文學作家魯迅於十月十九日清早，在上海施高塔路寓所逝世。

從逝世到下葬，魯迅氏素患肺結核，今夏曾一度瀕危，後經醫師診治，已漸康復，十月中仍舊寫作。十七日午後三時至虹口公園散步，歸途經內山書店，與三五友人漫談約半小時，時北風大作，遂適返休息，但以操作過勞，突發寒熱，且喘息甚劇，夜眠不安，延至十九日晨五時許，呼吸益促，經注射三針無效，延至二十

意德議定書以及葡國之對西絕交，均爲逃避集體安全制度政策之結果。此兩項事件，不但對於和平，甚且對於彼幻想「調整」法西斯國家之侵略行爲，從而保證己國安全之可能之一般人士，均含有極大危險。」

### 奧松

五分時，心臟麻痺，溘然長逝。

魯迅遺體當於下午三時移置萬國殯儀館，並由蔡元培、馬相伯、宋慶齡、內山完造、史沫特萊(Smedley)、沈鈞儒、茅盾、蕭參先生等八人組織治喪委員會，辦理一切。噩耗傳出後，各地紛紛來電致唁，如日本文學家秋田雨雀、林房雄、佐藤春夫、石濱知行、青野季吉、藤森成吉、岡邦雄等均有唁電，認爲世界文壇莫大之損失。而青年男女，前往殯儀館瞻仰遺容者，二日中不下二萬人。遺體於二十一日大殮，二十二日下午出殯，由張天翼、巴金、胡風、黎烈文、孟十

這樣時候你還說什麼食物嗎？



—New Masses

還、靳以、聶紺弩、田軍、歐陽山、周文、吳朗西、姚克、曹白、黃源等十四人扶柩出禮堂，移置柩車內，執紼者隨柩而行。送殯行列，長達里許，執紼者約萬人左右，行列抵萬國公墓後，先在紀念堂前舉行葬儀，由蔡元培主席，沈鈞儒報告魯迅事略，及宋慶齡、章乃器、內山完造等演說，胡愈之讀哀詞，末行最後之敬禮，並靜默誌哀，唱輓歌，全體致敬而散。

魯迅之遺囑 魯迅臨終時，因喘息甚劇，未有遺言，但在月前，曾有隨筆死，發表於《中流雜誌》第二期，其中有擬作之遺囑，現其家人決議此遺作做去，遺囑之內容錄下：

(一) 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 趕快收殮，埋掉拉倒。(三) 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四) 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五) 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但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六) 別人允許給你的事物，不要當真。(七) 損着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

萬不和他接近。

### 夫人之哀詞 魯迅夫人許廣平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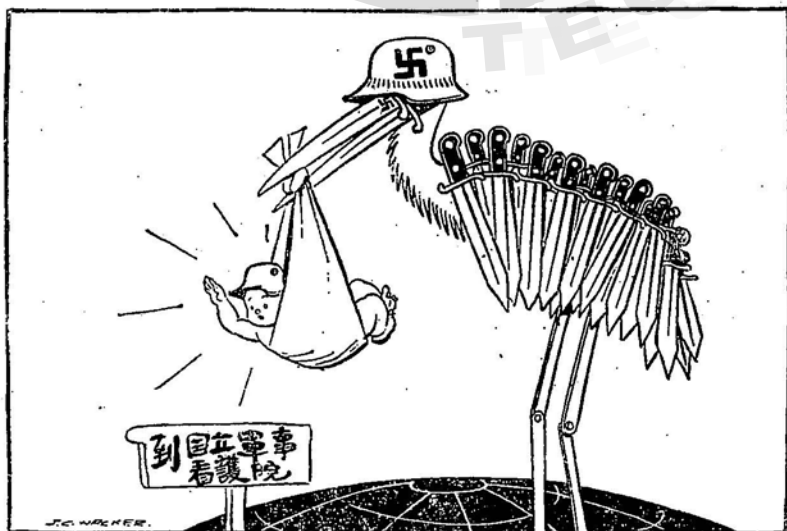
(即景宋) 與氏感情甚篤，作有哀詞，詞云：

悲哀的雲圍籠罩了一切，我們對你的死，有什麼話說？你會對我說：「我好像隻牛，喫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你不曉得什麼是休息，什麼是娛樂。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還在執筆，如今——希望我們大眾鏗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跡！

### 魯迅之生平 魯迅原名周樹人，關於他的生平，我們還是把他的自述摘錄在下面：

「我於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紹興府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裏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

### 日耳曼的鶴



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為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裏衰落了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分在機關科。大約過了半年，我又走出，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到東京的預備學校畢業，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原因之一是因為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維新有很大的助力。我於是進了仙台(Sendai)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這時正值俄日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畫，但都陸續失敗了。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於，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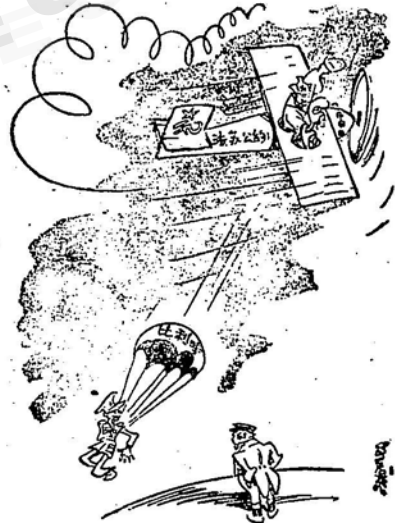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

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光復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我還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

我在留學時候，只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纔用「魯迅」的筆名(Pen-name)，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

就在這年，因為女子師範大學發生風潮，被教育總長章士釗免職。一九二六年春，國民軍張作霖快要入北平的時候，執政府曾列出五十位過激的教授名單，準備通緝，魯迅也是其中之一。於是南下，擔任福建廈門大學的中國文學講座。不久，謠言紛起，和學校當局的意見不合，離開廈門，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擔任文科學長。又因環境不適，終於離校。一九二七

比利時宣布獨立外交



—North China Daily News

年，來到上海。一九二八年，編奔流月刊，辦了一年，停刊。這時，文藝界發生革命文學論戰，語絲派以魯迅為中心，和創造社對壘。一九三〇年，辦萌芽雜誌。但不久又停刊。同年，簽名於自由運動大同盟。三月二日，正式加入左翼作家聯盟，從事普羅文學的運動。一九三一年，因國難的嚴重，寫許多關於時事的雜感。最近，文藝界有「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戰，後一個口號，就是魯

迅提出的。

東方雜誌 第三十三卷 第二十二號 現代史料

八八

魯迅之老母尚健在，年已八十，夫人許廣平，子海嬰，年僅七歲，二弟作人，北大教授，三弟建人，商務印書館編輯。

魯迅之重要著作 關於魯迅氏之重要著作，有短篇小說集吶喊，彷徨，歷史小說集故事新編，散文小品集野草，自敘散文朝華夕拾，論文及雜感集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三間集，貳心集，僞自由書，南腔北調

集，淮風月談，花邊文學，纂輯有中國小說史略，謝承後漢書輯本，古小說鈞沈，唐宋傳奇集，說舊聞鈔，校訂有魏中散大夫稽康集十卷，唐劉恂嶺表錄異三卷，翻譯有桃色的雲，一個青年的夢，工人綏惠略夫，愛羅先珂童話集，小約翰，豎琴，一天的休息，餓死魂靈第一部及第二部的一部分，一個壞孩子及其他，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壁下譯叢，藝術論兩種，文藝與批評，現代新興文學諸問題。

## 法國急社黨大會與人民政府之前途 奧松

今年五月法國人民陣線政府的樹立，不但是共和制度有力的保障，就是對於國際和平，也是一根重要的支柱。可是到了最近，法國

機已日益迫近，法國人民政權的安危，實關係着歐洲的全局，茲將法國人民政府動搖的經過情形，詳述於下：

人民陣線的內部忽然起了裂痕，幾至全部動搖，後來幸經勃倫總理以及各黨領袖的一再呼籲，共產黨的代表讓步，急社黨大會的決議繼續擁護，人民政府的基礎纔又轉危為安。在這個法西斯勢力橫掃歐洲的今日，戰爭的危

法國的人民陣線，是由正統派社會黨，急進社會黨和共產黨所構成的，他們的政綱雖是完全不同，但以當時（一九三五年二月）法西斯勢力的猖獗，共和制度受到很危迫的威脅，因此他們就在保衛共和制度的共同目

標之下團結起來，組成人民陣線，以反抗法西斯政權。半年以來，因他們團結力量的堅固，政府施政的得當，法西斯勢力已形衰退，可是在另一方面，因各地盪起的工潮引起了代表中產階級利益的急社黨的不滿，各黨間因其他利益不同而發生的裂痕，也日趨擴大。急社黨的右翼份子並堅欲將其產黨擠於人民陣線之外，因此在十月下旬急進社會黨大會的前夕，人民陣線是陷於岌岌可危的地位中，各黨領袖皆籲請團結，如急社黨領袖達拉第（國務協理）於會前發表告民眾書，略稱：

本黨去年在巴黎舉行大會時，曾決定加入人民陣線，藉以實行人民陣線之政綱，並團結全國共和派人士，以捍衛共和政制，一年以來，本黨不論在國內及在政府內，均能守信踐諾，今後亦當繼續踐行諾言。茲特申請人民陣線所屬其他兩黨（即正統派社會黨共產黨）各在人民陣線政綱範圍之內，相互遵守諾言。諾言維何？即尊重秩序與法律，以實行人民陣線政綱所載各種措置是也。此項措置，固亦本黨向所主張者，人民陣線各黨合作結果，使國家得免於嚴重騷擾，此則端賴主腦人物精誠團結，及信仰堅固，有以致之……本黨乃係中產階級之代表，欲使農工力量與中產階級團結一致，舍本黨其誰與？……本黨茲